

《輿地广记》作者欧阳忞新考

郑利锋

摘要: 历所公认《輿地广记》的作者是欧阳忞,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此却有异议,其一方面著录该《记》为“皇朝欧阳忞纂”,另一方面又载及“无所谓欧阳忞者,特假名以行其书耳”,但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其实晁公武如此著录,自有道理。经考,欧阳忞是欧阳旻的“行名”,因其在北宋哲宗元符三年上书言事而入“邪等”籍。从徽宗崇宁元年始至钦宗靖康元年止,共历时二十五年,欧阳忞在政治上倍受打击和压制,其著作《輿地广记》也正是纂成、初刻于此期间。出于对当时政治形势和自身处境的考虑,欧阳旻便使用了与时用名同音的“行名”“欧阳忞”作为“假名”来刊行其书。

关键词: 欧阳忞; 欧阳旻; 欧阳修族孙; 元符上书; “邪等”籍

作者简介: 郑利锋,文学博士,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地志与文学研究”(14BZW056);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苏教师〔2016〕15号);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境外研修计划资助(苏教办师〔2017〕16号)。

中图分类号: K928.6; I2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9.02.009

《輿地广记》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历来认为此书的作者是欧阳忞,但是这一认识却存有疑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輿地广记》三十八卷。右皇朝欧阳忞纂……或云无所谓欧阳忞者,特假名以行其书耳。”^{[1]62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輿地广记》三十八卷,庐陵欧阳忞撰……忞为文忠族孙,行名皆连心字。”^[2] 可见两书目虽然都著录该志是由欧阳忞所撰,但对于作者身世的认识却有所不同。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曰:“晁公武《读书志》谓实无其人,乃著书者所假托。陈振孙《书录解題》则以为其书成于政和中,忞,欧阳修从孙,以行名皆连心字为据。按此书非触时忌,何必隐名?疑振孙之说为是。”^{[3]596} 孙星衍亦云:“忞为欧阳修从孙,《宋史·艺文志》有‘欧阳忞《巨鳌记》五卷’,晁氏《读书志》谓‘实无其人,乃著书者所假托’,非也。”^[4] 可见,四库馆臣、孙星衍都认同陈振孙《书录解題》所著录,而对晁氏《读书志》所载的异议不以为然。今人李勇先、王小红在校注该书时亦涉及该问题,但二人或从人类繁衍规律、古人信息不畅角度为解^[5],或以他书引文相证^[6],亦赞同陈氏所言,对晁公武《读书志》所录也未加深究。

其实,晁氏《读书志》所言“假名”和陈氏《书录解題》所云“行名”,是有关联的。陈氏所言“行名”乃是行辈之义,即在欧阳氏家族谱系中的一世是以“连心字”作为“行名”,来显示其在宗族谱系中的序列行次,因此“欧阳忞”或原本是谱名。既然“欧阳忞”是谱名,那么原作者就有“时用名”。也正基于此,晁氏《读书志》认为“欧阳忞”是不同于作者时用名的“假

名”，“假”者，借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应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势和个人的身世处境相关，当然也有作者对家族世系“行名”次序的遵从。当然，这种情况不会仅出现在其一部作品上。《舆地广记》作者题名“欧阳忞”，就是如此。

一、欧阳修“族孙”中的“欧阳旻”

《郡斋读书志》成书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1]482}，距成书于徽宗“政和中”的《舆地广记》仅三十六年^①；《直斋书录解題》成书于理宗淳祐九年(1247年)^[7]，距《舆地广记》的成书有一百三十二年。可见晁公武与欧阳忞生活的时代甚近，其《读书志》如此著录《舆地广记》的作者，应是值得重视的。然而考求其依据，则是源于“或云”，虽然如此，晁氏既将其载入《读书志》，也当是经过裁择的。或许晁公武当时对此书的作者就有疑议，所以才一方面著录其为“欧阳忞纂”，另一方面又附以“或云”之语。因此，我们对晁公武如此著录就不能不加以深究。

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曰：“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历夏商周以世相传；至于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越王勾践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分散争立，皆受封于楚。而无疆之子蹄，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其后子孙遂以为氏。”^{[8]1}其后欧阳亭侯一族又分化为千乘、渤海两脉：“自蹄传九世，睦居青州之千乘为千乘派，举居冀州之渤海为渤海派。”^{[9]1}其中“渤海之显者曰建，字坚石……其七世孙曰景达，仕于齐，不显，至其孙頔。頔子纥，仕于陈。纥子询，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闻，遂显。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子孙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万，又为吉州安福令。其后世或居安福，或居庐陵，或居吉水。而修之皇祖始居沙溪”^{[8]1}，成为欧阳氏沙溪一脉。上述“修之皇祖”即是指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欧阳六宗通谱目录》载：“沙溪永丰。七世偃，由凤林徙居。偃生观，观生修。”^{[9]2}可见即是从欧阳偃起，欧阳修父祖一支才始居沙溪的。由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分吉水置永丰县，而沙溪分属永丰；今《谱》虽著庐陵，而实为吉州永丰人也”^{[8]1}，如此可知欧阳修家族实际的居地。又据《欧阳氏谱图》可知，欧阳偃之父欧阳郴有子八人：俊、伸、仪、伾、信、偃、佺、倬，而“偃”只是其中之一^{[8]3-4}。欧阳郴家族分支情况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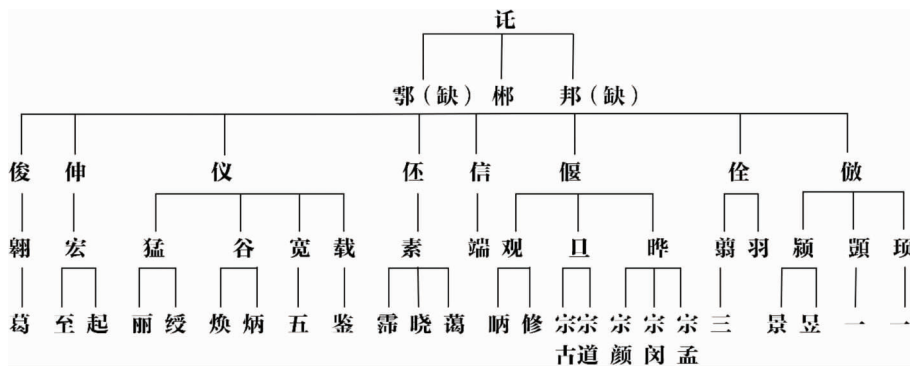


图1 欧阳郴家族谱系图^②

①该处以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为界核算，此在笔者《〈舆地广记〉版本流传考》中另有论考。

②此表只显示欧阳修曾祖欧阳郴所出八系，其中欧阳修辈中(表第四行)“五”表示欧阳宽有子五人，这五人是曦、晔、晃、晓、煦；“三”是指欧阳翦有子三人，是暹、凯、勋；“一”是指欧阳颢、欧阳頔各生一子，但名亡，因文中表图空间所限，所以补记于此。

可见欧阳修曾祖欧阳郴有子八人，家族由此分为八支；此八人又有十六子，因此欧阳修的父行有十六人；这十六人又有子三十人，因此与欧阳修同行的就有三十人。从广义上讲，这三十人的孙子都是欧阳修的族孙。

复考欧阳修的直系子孙，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载：欧阳修有“男八人：长发，次奕，并光禄寺丞；次棐，大理评事；次辩，光禄寺丞；余皆早卒”^[10]。可见欧阳修成子四人：发、奕、棐、辩。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还记载了此四子的生年：“康定元年（1040年）庚辰……子发生”，“庆历五年（1045年）乙酉……子奕生”，“庆历七年（1047年）丁亥……子棐生”，“皇祐元年（1049年）己丑……子辩生”^①。再考《欧阳六宗通谱目录》“新喻川里”条载“修长子发，发次子宾”，“积符”条载“发长子宪”^{[9]3}，可见欧阳发的长子是欧阳宪，次子是欧阳宾；“泰和盐水岭”和“三际”条载“修次子奕”，“奕子恕”^{[9]3.6}，可见欧阳奕有子欧阳恕；“尚华”条载“修之三子棐”^②，棐之长子繇”^{[9]8}，可知欧阳棐长子是欧阳繇；“东原”条载“修季子辩之孙逢世，生二子：伋、仍”^{[9]8}，可知欧阳辩之孙为欧阳逢世，而其子何名则未载。由上可见在欧阳修本人的直系孙行中，没有欧阳忞。

上述《四库全书总目》和孙星衍皆言欧阳忞为“欧阳修从孙”，“从孙，昆弟之孙也”^[11]，即是兄弟之孙。下面，再考欧阳修兄弟的孙子。《吉安府永丰县志》载“欧阳修，字永叔，欧阳观之次子也”^[12]，《欧阳氏谱图》也载欧阳观有二子：昞、修^{[8]4}，可见欧阳观的长子是欧阳昞，次子是欧阳修，欧阳昞是欧阳修的长兄。又考欧阳修长子欧阳发《鄂州武昌县尉欧阳府君墓志铭》记载：“君讳通理，字适中，永丰人也……曾祖讳偃，赠中书令兼尚书令，封崇国公……考讳昞，隐德不仕……君初以荫，补太庙斋郎，调韶州曲江主簿，升象州司理参军、韶州司户参军，改全州清湘尉，未行；丁丙艰服，除授鄂州武昌尉，未及之任而卒……娶江氏，子三人，曰宠，试将作监主簿；曰寔、曰伋，未仕。”^[13]可见欧阳通理的父亲即是欧阳修的长兄欧阳昞。欧阳通理有子三人：欧阳宠、欧阳寔、欧阳伋。此三人是欧阳昞的亲孙，也是与欧阳修血缘最近的“从孙”，其中并没有欧阳忞。

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忞为文忠族孙”，朱彝尊亦谓“忞为庐陵族孙”^[14]，“族孙”就是整个宗族内与欧阳修同行人的孙子。由图1可知，与欧阳修同行的有三十人，这三十人的孙子都是欧阳修族孙，而此仅是欧阳忞之子欧阳郴一支。复考欧阳修曾祖欧阳郴的父亲是欧阳诰，《欧阳六宗通谱目录》载：欧阳修先祖欧阳万在“唐僖宗乾符时为安福县令，因家于安福之东乡义历，称安福府君”，“安福一世至五世，分六大宗：谟为安福洞渊宗、诰为庐陵安德宗、詒为安福黄石宗、堂为庐陵永和宗、弘为庐陵钓源宗、戊为安福义历宗”^{[9]1}。可见欧阳修高祖欧阳诰属安福府君所出六宗之一，另外还有五宗，分别是欧阳谟、欧阳詒、欧阳堂、欧阳弘、欧阳戊。

通考《欧阳六宗通谱目录》中的“六宗”谱系，也未见欧阳忞。然而细考“堂祖永和世次”，“防里”条载“堂二子：彦、殊；六世殊徙居”^{[9]12}，可见“庐陵永和宗”的宗主欧阳堂有二子：欧阳彦、欧阳殊，在宗族谱系中属六世。“水东大塘头”条又载：“彦第三子珍，珍长子詠，詠长子昭华，孙旻，旻次子中立，中立长子峰之孙十五世安氓”^{[9]16}，在此脉的繁衍中发现了一人：“欧阳旻”。其中欧阳安氓属十五世，其祖父欧阳峰当属十三世，峰父欧阳中立属十二世，欧阳中

①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见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首，上海涵芬楼景印元刊本，第6、9、10、12页。

②原本作“奕”，当为“棐”；欧阳奕在此上已有记载，文曰“修之三子”，而欧阳修第三子正是欧阳棐。

立之父欧阳旻属十一世^①。而据《欧阳六宗通谱目录》“泰和盐水岭”条“修次子奕，奕子恕，恕第六子宜世，宜世次子十三世偕”可知^{[9]3}，欧阳偕属十三世，其父欧阳宜世即为十二世，欧阳宜世之父欧阳恕为十一世，欧阳恕之父欧阳奕是第十世，欧阳奕之父欧阳修即属第九世^{[9]2}。又“沙溪”条也载“七世偃由凤林徙居；偃（七世）生观（八世），观生修（九世）”^{[9]2}，可见欧阳修在宗谱中属第九世，其族孙即属第十一世；“新喻川里”条载“修（九世）长子发，发（十世）次子宾，十一世宾”^{[9]3}，亦可参证。下面将“庐陵永和宗”欧阳堂和“庐陵安德宗”欧阳诂两支世次加以对照，从中更可清楚地察见欧阳旻在欧阳修宗谱中的位置（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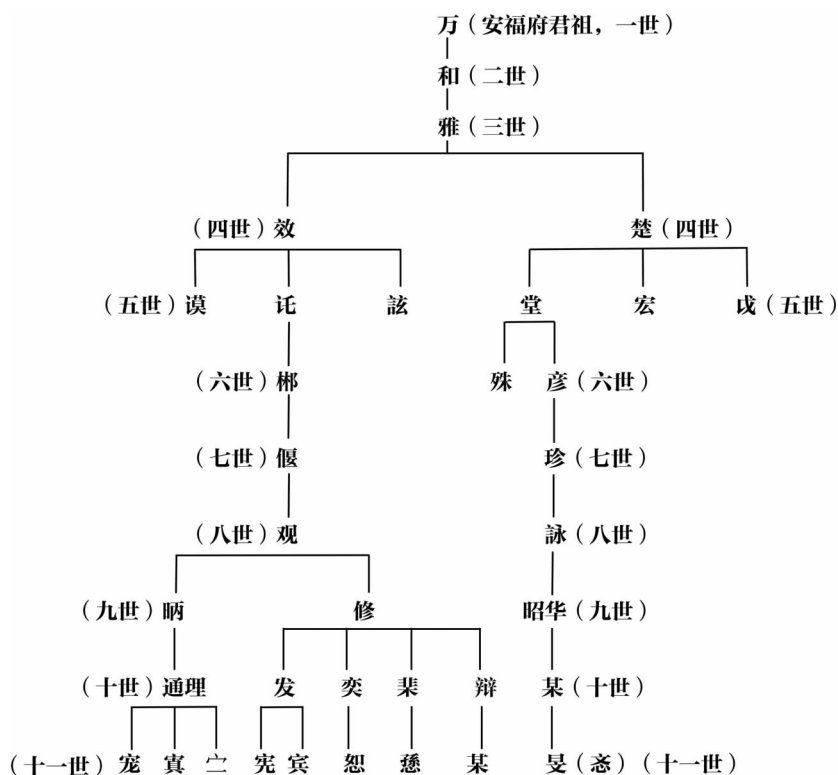


图 2 欧阳诂与欧阳堂两支世次对照图^②

综合可见，欧阳旻和欧阳恕、欧阳宾同属欧阳氏谱系的第十一世，都属欧阳修的族孙。当然，欧阳恕、欧阳宾为欧阳修的直系亲孙，而欧阳旻则是欧阳修的从孙，其姓名与《舆地广记》作者欧阳忞恰好同音，且字形相近，都有“文”字。且又由图 2 可知，欧阳修十一世族孙的谱名，多有宝盖头或心字底，欧阳忞的“忞”正有心字，与之相合，此或正是其谱名、“行名”的标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振孙“以行名皆连心字为据”判定其为欧阳修的族孙^{[3] 596}。

①由《欧阳六宗通谱目录》所载彦、殊在宗谱中属六世，可以推知“水东大塘头”所载“彦（六世）第三子珍（七世），珍长子詠（八世），詠长子昭华（九世），孙旻（十一世），旻次子中立（十二世），中立长子峰（十三世）之孙十五世安氓”材料中，“孙旻”属十一世，而其前“昭华”则属九世，中间少十世，所以“孙旻”前当从上而脱略“昭华”二字，所以在图 2 中“昭华”之后当有子，名不详，记作“某”。

②据《中华姓氏始迁祖世系大典·欧阳氏》第 801 卷《欧阳族谱》、第 804 卷《清浏欧阳氏族谱》、第 806 卷《潞福欧阳氏族谱》，补出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和欧阳渐《欧阳六宗通谱目录》所未载者，如万之后是和、效之后有詒，楚之后有宏等。参见江源：《中华姓氏始迁祖世系大典》，线装书局，2008 年，第 93、123、412 页。

二、明清史料中的“欧阳旻”

欧阳修、欧阳旻故籍为吉安、永丰、安福、庐陵、永新等，属今江西省辖地。明代刘定之《永新人物录》载：“欧阳旻字彦昭，隆兴初任县簿，儒雅朴素，涖政公勤，尝著《尽心录》，以承务郎致仕；时相有与为深契者欲留之不可，遗以书云：‘精神尚壮，年亦未至，遽还民政，古今所难，执事独易为之，高风凛然，足律贪懦。’其歿也，胡忠简公志其墓。”^[15]这是今见记载欧阳旻的最早史料，从中可见欧阳旻在南宋孝宗隆兴初年曾任县簿，后来以承务郎致仕，为人儒雅公勤，品行凛然，去世之后胡铨为他撰写了墓志。查考胡铨，“字邦衡，庐陵人”，是南宋名臣，《宋史》载其“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16]11579, 11590。《澹庵集》的初刻本是在其“歿后二十年，其子澥与其族孙秘哀集”，再得“蔡必胜、雷孝友、颜棫三侯”相助刊印而成^{[17]旧序:2}，该集后来佚失大半。《四库全书总目》云：“《本传》称铨《集》凡百卷，今所存者仅文五卷、诗一卷，盖得之散佚之余。然《书录解题》载‘铨《集》七十卷’、《宋志》载‘铨《集》七十卷’，则在当时已非百卷之旧矣。”^[3]1360再考《四库全书》所收《澹庵文集》共六卷，卷五收《墓志铭》五篇，却未见为欧阳旻撰写的墓志^[18]。此外，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胡铨十九世孙胡澥对胡铨文集又有重刻，名曰《胡澹庵先生文集》，“共计三十二卷”^{[17]后跋:2}，比四库本多出了二十六卷，然查考其内所存的四十九篇《墓志》，也没有欧阳旻的墓志。

复考《永新人物录》的作者刘定之，“字主静，永新人”，“举（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会试第一，殿试及第，授编修”，景帝即位“三年（1452年）造洗马”，英宗“天顺改元（1457年）调通政司左参议、仍兼侍讲，寻进翰林学士。宪宗立，进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直经筵”，在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十二月以本官入直文渊阁，进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四年（1468年）进礼部左侍郎……五年（1469年）卒官”^[19]4691-4696。周荣述《呆斋公年谱》也载刘定之为“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永乐七年（1409年）己丑十二月”生，成化五年（1469年）“八月初二日子时卒，年六十一……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文安”^[20]。可见刘定之是永新人，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六朝，生活在明代中前期，与欧阳旻同籍，自当对其家乡的“名贤”熟知，所以《永新人物录》中对欧阳旻的记载当是可信的。

明代的永新县隶属吉安府。“吉安府元吉安路，属江西行省。太祖壬寅年（1362年）为府，领县九：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19]1062“《吉安府志》始修于明成化间，正德中续修，今皆不传；现传世者有嘉靖间刻本残卷”^[21]1，然而，细考神宗《万历吉安府志》，其中仍有对旧志的转录。如卷十《人物表》言：“夫吉州，士之藪也。考《正德戊辰志》列贤传者，四百而余。越《嘉靖壬午志》增人倍之，彬彬然盛哉。今莫之胜书也，合《新志》所增人，总表而列之，其尤卓著者，乃更为《传》；余并据《旧志》所称载入表中。”^[21]144依照此种编纂思想，《万历志·人物表》分成了上、中、下三栏：第一栏中的人物出自《正德戊辰志》，“名次悉依《旧志》”；第二栏中的人物出自《嘉靖壬午志》；第三栏的人物即为今《万历志》所续纂的。经查考，“永新”栏内载有“欧阳杲”，“《旧志》称其为新化簿，儒雅公勤”^[21]162。可见此条史料与刘定之《永新人物录》所载欧阳旻“隆兴初任县簿，儒雅朴素，涖政公勤”几乎相同，只是人名有异。又考《嘉靖江西通志》^[22]《嘉靖吉安府志》^[23]也载“任新化县主簿，儒雅

公勤”的是欧阳杲,可见虽人名不同,但史料却与《永新人物录》所载的欧阳旻完全相同。由此可见,《嘉靖江西通志》《嘉靖吉安府志》《万历吉安府志》中皆载欧阳杲“任新化县主簿”,其渊源是出自被《万历吉安府志》称为《旧志》的《正德戊辰志》。复考刘定之《永新人物录》的成书则是在宪宗“成化元年之前”,远早于武宗《正德戊辰志》及其在成化年间的初修^①,可见后出的《正德戊辰志》中的此条记载明显存有承继、凝练《永新人物志》史料的痕迹。

再考《万历永新县志》卷五载欧阳旻“任新化簿,有异政”,“其卒也,胡忠简公铨志其墓”^{[24]435},再次认定了“任新化簿”的是欧阳旻;在卷六载“欧阳杲字彦昭,性纯孝,侍父疾,数月不解带,药必亲尝,乃进试隆兴特科,受全州录事”^{[24]485},则又载记了“欧阳杲”新的史事。可见《万历永新县志》所载是欧阳旻任新化县簿,与刘定之《永新人物录》所载相同;另又载记了“性纯孝”“进试隆兴特科,受全州录事”的欧阳杲,则是不同于欧阳旻的另外一人。被清人李慈铭称为“考姓氏者莫便于是书”^[25]的《万姓统谱》也认为“隆兴初任县簿,儒雅朴素,莅政公勤”的是欧阳旻^[26]。下面再从官职、任期和任职属地三个角度对此二人进行考述。

“主簿”一职为时久矣。《文献通考》曰:“盖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监以至郡县皆有之,所职者簿书,盖曹掾之流耳。”^[27]但主簿为县属官员则始自东汉。《通典》载:“主簿谓主诸簿目,汉有之后汉缪彤字孺公,仕县为主簿……晋亦有之,他史多阙。大唐赤县置二人,他县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县内非违监印,给纸笔。”^[28]《旧唐书·职官志》中还记载了诸县设置主簿的人数和品阶:上县“主簿一人,正九品下”,中县“主簿一人,从九品上”,下县“主簿一人,从九品上”^{[29]1920}。宋代承继前制,立国之初便设立此职。“主簿,开宝三年(970年)诏诸县千户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户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置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中兴后,置簿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凡县不置丞,则簿兼丞之事。”^{[16]3978}其官阶则属从九品,此在《嘉庆广西通志》中有载:“主簿,宋官品,诸州上中下县主簿,从九品。”^[30]具体到“新化簿”也是如此。《同治新化县志》载:“宋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之差,新化为望,置……主簿一人、尉一人,从九品。”^[31]综上可见,自后汉至宋代,诸州各县皆设有主簿一职,其官阶在唐宋时期是在九品正、从,上、下之间。

“录事”一职始见于西晋。《晋书·职官志》载:“骠骑已下及诸大将军不开府、非持节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禄与特进同。置……功曹史,门下督,录事……各一人。”^[32]其在地方官员体系中则属州官。《隋书·百官志》记载:“上上州刺史置府,属官有长史、司马、录事……合三百九十三人。”^[33]由于州第等级的不同,其所设置的属官佐吏的规模也有区别,因而其内官员,包括“录事”在内,其人数、品阶也各有差别。如《旧唐书·职官志》记载:上州“录事三人,从九品上”,中州“录事一人,从九品上”,下州“录事一人,从九品下”^{[29]1917}。不但如此,《宋史·职官志》还记载了宋时“州录事”与“县主簿”俸禄的差异:“三万户已上州录事,十八千”,“一万户已上州录事,十五千”,“五千户已上州录事,十二千”,“不满五千户州录事,司理,司

①永谔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杲斋集》四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刘定之撰……是集《前稿》十六卷、《存稿》二十四卷皆分类编录,如《代祀录》《永新人物录》《经筵讲章》《策略》皆在其中,而乡会三场试卷亦皆附列。《续稿》五卷则成化乙酉(1465)以后所作,不复分类,以一岁为一卷焉。”由此可见,《杲斋集》的《前稿》《存稿》是作于成化元年之前,而《续稿》则作于此后,《永新人物录》即收在《存稿》八。参见永谔,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3年,第1557页。

法，十千”；而“主簿，尉，十二千至七千，有四等”^{[16]4108}。由此可见，州录事和县主簿无论是职权官阶还是俸禄等级，都是有差别的。

另外，欧阳旻、欧阳杲二人是在“隆兴”年间任职，“隆兴”是南宋孝宗的第一个年号，仅用了两年（1163—1164）。而宋代自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即规定幕职州县官的任期“每任以三周年为限，闰月不在其内，每一周年，校成一考，其常考并依令录例”^{[34]49}，其后大多遵循此法，虽然也有任期不到三年的特例，但还是多以三年为一任，偏差不会太大。如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冬十月“癸酉，诏内外官并以三年为任，治绩著闻者再任，永为式”^{[16]414}；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十二月“诏监司守倅并以三年为任”^{[35]751}，绍兴六年（1136年）“戊午，诏两淮沿江守臣并以三年为任”^{[35]196}。“县主簿”和“州录事”是属正、从九品的官阶，在整个宋代官僚系统内是处于最低的第十七、十八级^[36]。欧阳旻、欧阳杲作为当时最低层的地方属官，如果是一人的话，不可能在最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有如此快的迁官。

“新化”和“全州”在宋代皆属荆湖南路。《宋史·地理志》载：“（荆湖）南路。州七：潭、衡、道、永、邵、郴、全”，“宝庆府，本邵州，邵阳郡，军事……宝庆元年（1225年）以理宗潜藩，升府……县二：邵阳，望。新化，望”，“全州，下，军事。绍兴元年（1131年）听广西路经略安抚司节制……县二：清湘，望……灌阳，中”^{[16]2200}。可见全州属荆湖南路的七州之一，而新化则为宝庆府（邵州）辖下的一县，“宋始以高平故地，置新化县”^[37]。遍考《康熙全州志》《乾隆全州志》，《嘉靖新化志》《乾隆新化县志》《同治新化县志》，《隆庆宝庆府志》《道光宝庆府志》，《康熙邵阳县志》《乾隆邵阳县志》《光绪邵阳县志》，皆因史料残缺，没有欧阳旻或欧阳杲担任“主簿”“录事”的记载。

综上所述，凡言欧阳旻为“新化簿”的皆由欧阳旻乡人记载，凡言欧阳杲为“新化簿”的都为通志、府志所载。一般来讲，县乡记载是第一手史料，因其是由熟悉该地的乡人所录，而通志、府志则是依据县乡所进呈的材料再次编辑的结果，已然是第二手材料。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诏令天下各府州县编修图志”，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令纂修天下郡县志书”，“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又诏重修天下郡县志书”。遵此诏令，朝廷“命儒臣分赴各省，催促各省及所辖府、州、县纂修志书，以便呈送备采”，各“省有‘志馆’或‘志局’，县有‘志科’”，为纂修全国一统志汇集资料^[38]。上述各种江西通志、吉安府志和永新县志就是在此种社会风气下纂就的。可见地志史料对欧阳旻的记载，乡人志录是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况且，刘定之《永新人物录》编撰的时间早于《正德戊辰志》，因此编纂《正德志》时对《永新人物录》中的材料有所借鉴也是合理的。但是在此过程中，或因不谙地情、未考人物等因素产生了讹误，把“欧阳旻”讹误为形近的“欧阳杲”，将二人隶为一人，此后的府志、通志又未加考究，便都沿袭了这一错误。

三、“触时忌”、入“邪等”籍的欧阳旻

由上可知，《四库全书总目》在对比了晁公武《读书志》和陈振孙《书录解题》的著录后认同陈氏所言，理由是《舆地广记》此书“非触时忌”，作者不必“隐名”。然查考史实，却发现该书作者大“触时忌”，故而在其著作中不得不隐去时用的忌名。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记载:

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①。先是中书舍人曾肇入对,言:“以舜继尧,所守一道,然犹明四目、达四聪。及禹继舜,亦拜昌言。在汉,宣帝始亲政事,诏臣民上书,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孙伏伽以小谏,太宗厚赐勉之,以诱言者。至于本朝可谓平治,而祖宗以来数诏百官使以次封,神宗举而行之于熙宁之初,以兴起事功,为后世法。臣愿陛下远观舜禹汉唐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转对之制,下不讳之令,明诏百官、下及庶民使得极言时政,无有所隐;然后陛下择其善者而从之且报之以赏,大则加之爵秩,小则赐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诬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为罪,庶以鼓动天下敢言之气,纾发鬱抑堙塞之情。当今先务无易此者,惟陛下亟行之。”是日,诏送三省。

辛卯,诏曰:“朕以眇身始承大序,任大责重,罔知攸济永,惟四海之远、万几之烦,岂予一人所能遍察,必赖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辅予不逮……今周行之内,人有所怀;当尧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阙失,或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咸听直言,毋有忌讳……中外臣僚以至庶民,各许实封言事;在京于合属处投进,在外于所在州军附递以闻,布告遐邇,咸知朕意。”^{[39]320}

可见在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徽宗继位之初采纳曾肇的建议,诏令朝廷内外官员乃至庶民“实封言事”,对朝廷政事进行谏言。在此风气下,一批敢言之士得到褒奖。“奉议郎郑敦义为承议郎,左班殿直高士育为承务郎,韶州仁化县令鹿敏求为承事郎;赐太学上舍生何大正同进士出身及开封府进士吕彦祖,并为初等官:大正,真州司法参军;彦祖,淄州司户参军;敦义、士育、敏求仍令阁门引见上殿,皆以应诏上书可采,故赏之也。”^{[39]321}

然而后来徽宗朝却因此次上书言事兴起了一场政治运动。“崇宁元年(1102年)八月乙丑,臣僚上言:‘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二帝三王之御天下,不易此道。伏见前日诋讪先朝、动摇法度、罪不容诛之人,比者追贬而显黜之,皆板镂所陈章疏且颁降手诏著所以罪之之由,俾中外洞知本末,此真与众弃之之美意也。臣愚尚以为陛下践阼之始,渊默不言,尝开献书之路,而以书献者有自布衣取甲科以令百里,或加秩一等,或解武弁而寄寺监之禄,天下之士不知彼所论列为何等语言,往往怀疑,迄今不释,欲望出其所上封事,布之四方,果其言有补国是则至公之议帖;然自厌脱或志在觊望,幸饶名器,无忠嘉一定之论,有奸讷两可之语,附下罔上,累光烈而害初政,则于此时岂可以置而不问。如以臣言可采,望早赐施行。”^{[39]321}徽宗采纳此议,九月“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1100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庚子,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

①此处原作“元符二年三月”,查考此事又载于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起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二月尽是年五月”条中。参见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附拾补》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0页。《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载:“诿佖,神宗第十一子也……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乃诏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二月己亥,始听政。”参见脱脱,等:《宋史》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354、357、358页。由此可见,元符三年(1100年)春正月哲宗驾崩,徽宗继位,此则材料载于“徽宗皇帝”期间,所以当以“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为妥。

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邪等，降责有差”^{[16] 365}。查考中书省奉旨开具的“元符臣僚章疏姓名”，在“邪下三百一十二人”中，就有“欧阳旻”^{[39]321,324}。“十一月甲辰，诏曰：‘元符之末，下诏求直言，盖欲广朕闻见，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考其言邪正。今具名来上，其间昌言说议、指陈阙失，皆有所嘉纳，不能释手；至其言当于理，力陈父子兄弟继述友恭之者四十一人，悉加精擢，用劝多士；内有附会奸慝、诬毁先帝政事者，总百四十人（案当依《十朝纲要》《东都事略》作总五百四十一人）。然言有浅深，罪有轻重，取其诋讥谤斥言之尤甚者三十八人，览之流涕，弗忍再观，得罪宗庙，朕不敢贷，可责逐远方；次等者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诋讥，各与等第降官责远小处监，当以戒为臣之不忠者。’”^{[34]243}徽宗此诏解释了此次因言得籍的缘由和对获罪者的惩处。欧阳旻既被列入“邪等”籍，自当亦在“降责”之列。

自此，这些因上言入“邪等”籍的人便受到严加管控。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甲辰，诏：‘元符三年（1100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责降臣僚已经牵复者，其元责告命并缴纳尚书省。’”，冬十月“戊辰，诏：‘责降官观人不得同一州居住。’”^{[16] 365}；崇宁二年（1103年）三月“癸卯，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尝上书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六月“庚申，诏：‘元符末上书进士类多诋讪，令州郡遣入州学，依太学自讼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许将来应举，其不变者当屏之远方。’”，秋七月“辛卯，诏：‘上书进士见充三舍生者罢归……’乙巳，诏：‘责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16] 366-368}，九月庚寅“诏：‘应上书邪等人，知县已上资序并与官观岳庙，选人不得改官及不得注县令。’；丙申，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及元符末奸党并合焚毁文字等，并依元祐。’”^{[39] 325}；崇宁三年（1104年）春正月“辛巳，诏：‘上书邪等人毋得至京师。’”，六月“戊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16] 369-370}。至此，朝廷对元符末因上书入“邪等”籍人的控制，看似有所松动，但事实上仍有进一步的打压。如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十一月壬戌，以上书邪等及曾经入籍人并不许试学官”^{[16] 387}，“二年（1112年）春正月甲子，制：上书邪人并不除监司”^{[16] 389}。由此可见，在徽宗政和年间对入“邪等”籍人的压制依然存在。“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应元符末上书邪中等人，依无过人例”^{[16] 399}，到这时朝廷对“邪等”籍人的管控才真正有所松动。至钦宗朝，由于激烈的宋金战势，在靖康元年（1126年）“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书邪等之禁”^{[16] 429}。至此，因在元符末上书言事入“邪等”籍的人，才彻底得以解禁。由上可见，此次籍禁自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始，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止，共历时二十五年。《舆地广记》正是纂成、初刻于此期间。欧阳旻作为该书的作者，因入“邪等”籍，在此期间所受到的管控和压制自不待言。如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建中靖国元年及元符末奸党并合焚毁文字等，并依元祐”的诏令，就是对入籍人员创作著述等方面的严加禁控。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欧阳旻便在徽宗“政和中”成书的《舆地广记》上，使用了与其时用名同音的“行名”欧阳忞，作为假借之名来流通其书。然而“欧阳忞”一名在此前流传不广、少有人知，所以晁公武《读书志》才言“无所谓欧阳忞者，特假名以行其书耳”，因此晁氏如此称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后，至南宋高宗朝对入“邪等”之人又有恩遇，如绍兴五年（1135年）九月“壬辰，诏元符上书邪等范柔中等二十七人各官一子”^{[16] 522}。在此政治形势缓和的情况下，欧阳旻或又在孝宗隆兴初年复出，任新化县簿等职，然经入“邪等”籍备受打击一事，当亦无甚仕进之意，所以精神尚壮便致仕而归。

四、结语

综上所述,欧阳旻或即是欧阳恣,是欧阳修族孙,因在元符三年上书言事入“邪等”籍,自崇宁元年始至靖康元年止,长达二十五年,在政治、出处、仕进、文字著述等方面遭受极大的压制和打击,而其《舆地广记》正是纂成、初刻于此期间。出于对当时政治形势和自身处境的考虑,便使用了与其时用名同音的“行名”“欧阳恣”作为“假名”来刊行其书。因而,“欧阳恣”或本是欧阳旻的“行名”、谱名,使用“欧阳恣”这一“行名”来题名《舆地广记》等著作,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及其入“邪等”籍所受到的种种管控和压制;当然,其内也有对自身宗族世系行序命名用字的遵从和回归。所以,“欧阳旻”“欧阳恣”,一是时用名,一是“行名”。之所以如此做,自是欧阳旻在特殊政治处境下的无奈之举,也是其规避时忌的聪明之法。

参考文献:

- [1]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M] //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 [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M] //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1291.
- [3] 永瑤.四库全书总目 [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1.
- [5] 王小红.《舆地广记》成书时间考 [J].宋代文化研究,2001,10:305-310.
- [6] 李勇先.《舆地广记》前言 [J].宋代文化研究,2003,12:160-182.
- [7] 黄燕生.《遂初堂书目》在目录学上的贡献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4):10-17.
- [8]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七十一 [M]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书店,1989.
- [9] 欧阳渐.欧阳六宗通谱目录 [M].南京图书馆藏石印本,1934.
- [10] 彭际盛.光绪吉水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801.
- [11] 国语 [M].韦昭,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38.
- [12] 邓秉恒.吉安府永丰县志 [M] //清代孤本方志选: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01:2.
- [13] 定祥.光绪吉安府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608.
- [14] 朱彝尊.曝书亭集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50.
- [15] 刘定之.呆斋存稿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174.
- [16] 脱脱.宋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7] 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 [M].清乾隆丁丑(1757)刻本.
- [18] 胡铨.澹庵文集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2.
- [19] 张廷玉.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0] 周荣述.呆斋公年谱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227.
- [21] 余之桢.万历吉安府志 [M]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
- [22] 林庭.嘉靖江西通志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404.
- [23] 王昶重.嘉靖吉安府志 [M]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804.
- [24] 龚锡爵.万历永新县志 [M]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2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M]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文献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4321.
- [26] 凌迪知.万姓统谱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59.
- [27] 马端临.文献通考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55.

- [28] 杜佑. 通典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02.
- [29] 刘昫. 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0] 谢启昆. 嘉庆广西通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广西省志辑.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204.
- [31] 关培钧. 同治新化县志 [M]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1111.
- [32] 房玄龄. 晋书：第3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728.
- [33] 魏征. 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761.
- [3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5]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M] //丛书集成新编.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36] 龚延明. 宋代官制总论 [M] //宋代官制辞典. 北京：中华书局，1997：29.
- [37] 黄宅中. 道光宝庆府志 [M]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303.
- [38] 陈蔚松. 元明清一统志馆及其修志成就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1（3）：93-97.
- [39] 杨仲良.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On the Author of *YuDiGuangJi* : Ouyang Min

Zheng Life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Ouyang Min is the author of *YuDiGuangJi*. However, Chao Gongwu doubted this opinion, on the one hand, he recorded that it “was compiled by Ouyang Min”, on the other hand, he noted that “there was no Ouyang Min. It was a pseudonym for book writing”, however, this view did not arouse enoug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fact, what he said is justified.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Ouyang Min was the homophone of Ouyang Min, for he was regarded as “evil other” nationality because of his petition to the emperor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fu during Zhezong’s ruli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25 years from the first year of Chongning during Huizong’s ruling to the first year of Jingkang during Qinzong’s ruling, during which period *YuDiGuangJi* was compiled and printed, he suffered tremendous political repression and exclusion. Taking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his own situ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he changed his original name to the homophone pseudonym for his book circulation.

Keywords: Ouyang Min; homophone of Ouyang Min; family grandson of Ouyang Xiu; Yuanfu petition; “evil other” nationality

（收稿日期：2018-05-31；责任编辑：陈鸿）